

孔祥熙传

李茂盛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孔祥熙传



孔祥熙传

李茂盛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97号

孔 祥 熙 传

李茂盛 著

*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毫米 大32开 8.25印张 201(千)字

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000册 定价: 5.00元

ISBN 7-5043-1356-4/D·177



一九二六年欧柏林大学授予
孔祥熙法学博士学位



孔祥熙与宋霭龄



谨以此书献给爱人宋捷燕同志。她因患白血病，不幸于 1989 年 7 月 30 日过早离开人世。在我的半生事业中，她给了莫大的支持。

——著者

前 言

研究孔祥熙的念头是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时萌发的。当时系里开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。经济史以其特有的严格逻辑和清晰线索，再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。但学到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，清晰感消逝了。究其原因，觉得主要症结在于对“四大家族官僚资本”的研究开展得不够，而官僚资本和社会经济的联系，又缺乏研究，这就很难寻找出学科本身所具有的规律性。鉴于以上认识，我深感要想推进南京政府建立以后经济史的研究，必须首先在“四大家族官僚资本”上寻求突破口，于是决定对“蒋、宋、孔、陈”进行研究。由于孔祥熙是山西人，对山西学者来说研究孔祥熙具有地方特色，所以，我又决定从研究孔祥熙起步。也就是说，《孔祥熙传》是我研究“蒋、宋、孔、陈”的开篇。

孔祥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，早年皈依基督，追随革命；中年效忠蒋党，执掌财柄；晚年侨居美国作寓公。像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呢？我觉得孔祥熙的一生中，对社会对历史影响大者，莫过于效忠蒋介石国民党阶段，把这一阶段弄清楚了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效忠于蒋党阶段，具体指的是从1927年投向南京政府到1944年悻悻下台。在此期间，无论在工商部长、实业部长任内，还是在财政部长任内；无论在平时财政时期，还是在战时财政时期，孔祥熙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维护国民党政府统治服务的。但是，是否可以由此推论：凡有利于维护国民政府统治的行为、政策都是反动的呢？这要分析。我认为，不管哪一

个旧政府，只要它所奉行的制度本身有可能的话，总希望有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经济。这种愿望和统治者的统治意识并不矛盾，相反，恰恰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。否则，他们的统治就不会巩固，就不能长久。基于这种愿望，孔祥熙和历代统治者一样，必然要在制定反对人民革命政策的同时，制定一些旨在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方针、政策。这些方针政策，虽然由于基本制度的限制，有些根本无法实行，有些实行了但成效甚微，甚至有些适得其反，但也无可否认，确有一些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。对于那些确曾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，我们绝不能采用虚无主义的态度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全盘否定。根据这样的认识，本书评价孔祥熙，在对政治立场基本否定的前提下，对其财政经济方面的某些政策，给予了客观的评价。

本传共分七章。前五章写生平，后两章写家庭、社交、思想、财产。乍看起来，后两章与前五章不大“合拍”，但这样处理或许会给人以“立体”感，使读者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关系中把握一个历史人物。另外，为了供研究者参考，传后附有附录和年表。

本书在编著过程中，曾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。我爱人宋捷燕除了减轻我的家务负担之外，曾为我抄写了不少资料；我的学生刘晓光同志和高昶同志也多次帮我缮写稿子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张品兴先生亲自为我审查全稿，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。值此出版之际，我谨以诚挚的心情，对所有的支持者，表示衷心感谢。由于本人水平有限，不当和谬误之处一定不少，敬请同仁指正。

著者

1991年4月29日

目 录

第一章 教会的栽培	(1)
一 出身望族	(1)
二 皈依基督	(4)
三 劝阻联军	(9)
四 留洋美国	(12)
五 创办铭贤学校	(16)
六 响应武昌起义	(22)
第二章 革命的影响	(26)
一 追随孙中山先生	(26)
二 缘结宋霭龄女士	(28)
三 通电反对称帝	(31)
四 受命协办鲁案	(34)
五 北京启迪焕章	(39)
六 广东受任理财	(43)
第三章 在南京政府里	(45)
一 投靠南京政府	(45)
二 掌管工商实业	(47)
三 革兴财政制度	(54)
四 实行法币政策	(66)
五 平时财政筹划	(74)
六 西安事变主政	(80)
七 庆贺英王加冕	(87)

八 就任行政院长	(97)
第四章 在“抗战建国”中	(100)
一 实施《抗战建国纲领》	(100)
二 推行通货膨胀政策	(110)
三 抑制膨胀不力	(115)
四 奉使访美维艰	(122)
五 经济败落有责	(131)
六 继任财长无望	(134)
第五章 遥居纽约	(139)
一 北方巡风	(139)
二 侨居纽约	(142)
第六章 家族活动	(145)
一 传说	(145)
二 社交	(166)
第七章 思想、财产	(177)
一 处世哲学和理财思想	(177)
二 私人企业与所有资产	(184)
附录一	(188)
附录二	(199)
附录三	(202)
附录四	(207)
孔祥熙生平年表	(227)
后 记	(248)

第一章 教会的栽培

一 出身望族

孔祥熙，字庸之，1880年9月11日出生于山西太谷程家庄一个世商家庭。从孔氏家族66至85代字派，即：“兴毓传继广，昭宪庆繁祥，令德维垂佑，钦绍念显扬”，不难看出，他是孔子75代裔孙。

太谷孔家，源于山东曲阜小孔村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孔子62代裔孙孔宏开任职山西，病逝交城，遗子遗孀无力将其运回山东安葬，遂落籍交城。宏开次子孔闻复决定放弃仕途，以商谋生，后渐趋兴旺，于是把全家迁往太谷，此系太谷孔门之始。从此，孔家亦耕、亦读、亦经商，数世相传。至清朝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孔家已成为太谷名门望族。

传到72代，孔家出了一位聪明过人的孔宪昌，他是孔祥熙的曾祖父。孔宪昌10岁应童子试，名列前茅。因与同邑孟子后裔孟祥争科举名次，焚膏继晷，埋头苦读，致使用功过度，未能支持到乡试终场便罹疾吐血，扶病告退。后忧郁中结，一病不起。临终对子孔庆麟立下家法：“读书所以致用，凡我子孙，但求读书明理，经邦济世，能这样便是孔家好子弟，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，重蹈我的覆辙，切记。”

由于孔家有这样的遗言，孔庆麟恪守父训，不问科试，专心经商，加之魄力宏厚，精明强干，使孔氏家业迅速扩张。他不仅完满地接管了其叔孔宪仁创设的“志成信票号”，而且在太谷另行

开设了“义盛源票号”，买进了“三晋源票号”；在北京创办了“志一堂镖局”、“会通盛”、“会通远”联号；在广州、祁州、太谷间设“广茂兴”。此外尚有北京的“义合昌”，沈阳的“源泉簿”。

“志成信”原是以贩运苏广杂货为主要业务的，后逐渐转变为规模宏大的汇兑庄；“义盛源”、“三晋源”除了经营金银买卖与汇兑之外，兼办苏广杂货；“志一堂镖局”专为官商运送现银；“会通盛”专门经营存放款生意；“会通远”则专门从事汇兑业务；“广茂兴”以经营药材为主，其总号设在太谷，最大药材批发交易则在祁州，海外药材运销枢纽在广州。

这些金融、商业机构，在国内重要地区均有分支行号，远的如外蒙古的库伦，新疆的迪化，乃至越南的西贡；近的如广州、祁州、沈阳、北京。至于“义合昌”在日本设店，独家承揽中日间汇兑业务，成为日本许可外商设立分号的第一家。至此太谷孔家成为山西巨富，票号商号盛极一时，孔庆麟被誉为“多财善贾”的全国性金融领袖之一。

孔庆麟有五儿三女：长子繁泰早逝；次子繁恩，“志成信”西北区总经理；三子繁慈（即孔祥熙父亲），先在北京“义合昌”任总文书，后奉父命回太谷主持“义盛源”和“三晋源”，四子繁忠，北京“义合昌”总帐；五子繁杏，天资颖慧，悖违祖训，16岁考中秀才第一名，后赴北京，毕业于北洋法政学堂，分发直隶省，以知县任用，先后任直隶省新城县、大城县、监山县、山西榆次县知县。

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，前清贡生，治经谨严，擅长文章，毕生推崇孟子，书生气质浓厚。18岁与太谷东山底大户庞氏之女结婚。

孔繁慈虽然兄妹七八人，但他们的下一代却人丁单薄。孔繁慈的大哥繁泰、二哥繁恩，各生一子，未及成年，先后夭折。二弟繁杏生一子，名祥珍，保定陆军小学毕业，因奔走革命，辛亥

年在保定被清军枪杀。

孔家世居太谷程家庄，距离太谷西门五里余，全村只有百十户人家，但每家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栋，非常华丽考究，这在中国内地的一般村落里是极其罕见的。这样华丽的建筑孔家有九栋，其中一栋有口水井，名“井儿院”，孔祥熙的父母就住在这儿，孔祥熙也生在这里。

孔祥熙出生后，盛极百年的太谷金融业，经过太平天国革命、中法战争、中日战争等战乱的打击，特别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的打击，损失巨大。加上票号商行老板因循守旧，眼光短浅，拒绝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“招晋商经办直隶官银号”（《中国钱庄的概要》），拒绝1904年光绪政府创办户部银行“复招晋商入股”（同上），等到大清、交通两银行成立后，一切官款，概由两行代为办理，票号业务大受影响，票号所有的官款，尽被提出。然长期养成的骄奢淫逸、挥霍浪费恶习却又未除，于是到辛亥革命前后，太谷票号商行迅速减少，孔家偌大家产也难幸免。孔祥熙出生于封建富商家庭，但因家道中衰，却没有享受到多少荣华富贵。这种世道沧桑，不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深刻的印记。

孔祥熙的启蒙教育是由母亲庞氏承担的。母亲作为大家闺秀，有一定的文化程度，还有望子成才的欲望。她教孔祥熙诵的第一本书是《三字经》，接下来便是《论语》。不幸的是，孔方6岁（1886年），庞氏就去世了。庞氏之死，给这家庭以重大的打击。孔繁慈和他的夫人恩爱弥笃，遭此打击，心灰意冷。有人劝其续弦，被他拒绝。他说：“一个人既有子女，就不该再娶。”

但是，早年丧偶，使孔繁慈住在井儿院触景生情，倍增伤感。所以，将丧事办完后，他摒挡了些家什，便带着孔祥熙，放弃前途渺茫的商业生涯，到距离县城15里的南张村，办了一所私塾，自任塾师，招收八九名蒙童，从事教书育人工作。后来，他的学生发展到30余名。孔祥熙是私塾中年龄最小的学生。

孔祥熙自幼服膺“不学诗无以言，不学礼无以立”的儒家名言，对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颇感兴趣，当他以后进入教会学校时，每次放学回家，仍然补习诗礼，以至留美归来仍自荐教授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课程。由于孔祥熙不懈努力，也由于孔祥熙的父亲是一位饱学诗书的通儒，既呕心沥血，又严管深教，从6岁到10岁，孔祥熙打下了国学根基。

二 皈依基督

孔家的人，过去一成不变信奉佛教，到了孔祥熙这一代开始信仰基督。他本人成为一个“虔诚”的基督教徒。所以发生这种转变，关乎于他童年的一件往事。

1889年，孔祥熙颞下曾生瘤化脓，疼痛难忍，当时人们把这种瘤称作“蛤蟆瘟”，乡间医生用些草药、膏药内服外敷，无济于事，病势愈见严重，弄得家人束手无策，非常焦虑。

那时外国传教士已经深入我国内地，连太谷小城都建立了福音堂。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教的便利，多数都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。他们除了宣传基督教教义外，还建立了“仁术医院”，为人诊治疾病，有时还施舍一些药品。为了给儿子看好病，孔繁慈决定把孔祥熙送到仁术医院。

外国人初在中国内地传教，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因为受到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影响，因此很自然有着抵触心理。他们始终不肯和外国人接近，对于外国人一向“敬而远之”。于是外国人传教和服务的对象，就只剩下一般平民和贫苦的百姓。孔祥熙是“至圣先师”的后裔，绅士门第，清末贡生的儿子，按说，他绝无可能和基督教发生关系，然而他竟成了中国世家子弟、高阶层人物中甚早皈依基督者之一。基督教对于他一生中的学问、志向，以至职业，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。而这种影响是在他颞下生的难治的疮上萌发的。

孔祥熙被送进洋人开设的医院，几乎所有的亲友都表示反对。但在孔祥熙疼叫不止，滴水不进，孔繁慈焦灼不安的情况下，反对的论调无法公开提出。孔繁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既然群医束手无策，谁又能阻止其父“病急乱投医”呢？

开始在仁术医院看病时，孔祥熙对于金发碧眼的洋人自然心有畏惧，所以当医生让他住院治疗时，他说什么也不肯。外国医生无可奈何，只好请他每天来趟医院，院外治疗。

仁术医院设在太谷南街，距离程家庄三公里路，虽有轿马每天往返，总觉不便。另一方面，仁术医院的医师是美国传教士高斯。他面貌和善，与当地居民比较接近。他和其他医生深晓孔祥熙是名门之后，又是“圣人后裔”，认为孔的就医具有特殊的意义，从孔身上或许能开辟新的传教世界。因此，对孔祥熙格外亲切和蔼，甚至免费施医。孔祥熙日复一日，接连就诊两个星期，他的畏惧心情消失了，觉得洋人和国人一样，也有感情、礼节、理智。一天，高斯委婉地问他：“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？这样你的病能很快痊愈。”此时，孔祥熙便点头答应下来。果然，只住院一个星期，疮口便全部愈合，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。

在住院期间，医师、传教士、护士每个人都乐于和孔祥熙接近。他们忙着为他做这做那，有意吸引这位“至圣先师”的后裔。年方10岁的孔祥熙仅住了一周医院，便结识了好些洋朋友。病愈回家时，他的洋朋友不仅谢绝接受任何报酬（包括金钱和礼物），而且还经常看望他。每隔一两天，他们就派一代表以探望病人为名，和孔家接近。孔祥熙热情地接待他们。有时，也应他们邀请参观教堂、医院、学校及其它教会机构。

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孔祥熙眼前——神圣、美好、新奇。基督教会的每一个机构，每一位教士，对这个10岁的灵魂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。他由接触、留恋，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1890年春，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“华美公学”招收新生，孔

祥熙向他父亲恳求进入这所新学校读书。他父亲默察潮流所趋，应允他上“华美公学”。

此时正值帝国主义的入侵步步加深，清廷懦弱，频频丧权失地，国人对洋人的反感、仇恨不断滋生。加之在风气闭塞的山西乡间，一般守旧的人把进入教会学校学习视为对祖道的背叛。因此，当孔祥熙考入“华美公学”后，族人大为不满。他们质问：孔圣人的后代进入洋人所办的学校读书，成什么体统？于是酿成轩然大波。最后由于孔祥熙和他父亲执意坚持，以“只准在教会学校读书，不准信奉洋教”为条件，结束了这场风波。但孔祥熙是很倔犟的，对此条件，他并没有点头答应。

“华美公学”的教员，除了一位教授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先生外，一概由外国教士担任。最初的课程有科学浅说和《圣经》摘要。每天早晨要做一次礼拜，每星期三有一次祈祷讲经会。进入这样的学校，事实上等于加入了基督教会，孔祥熙考入此校，无疑是开始了他由信奉孔教到信奉基督教的转化。这样，他的身躯虽和“孔圣人”保持着血统关系，但灵魂已经和基督耶稣连在一起。

当然，孔祥熙并不是盲目接受基督教义的。由于他家族门弟和环境关系，由于他也曾饱读诗书，再加上受他祖父、父亲较为自由思想的熏陶，他已有了自己的见解，他信奉基督教，接受基督教义，必然要和四书五经对比，因而不会盲目崇信，随声附和。在“华美公学”的祈祷讲经会上，每逢主讲命学生发言，孔便提出疑问，而且往往语惊邻座。在同学中间大出风头。有一次，当主讲阐述上帝创造万物，而世上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时，孔祥熙请准发言后，便以质辩的口吻问：“老师传授我们科学浅说，说一切风云雷电都是自然现象，为什么又说世上万物都操诸上帝之手？”当时在座的中西教员，无不为之震撼。讲经老师本来是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的。这时竟张口结舌，无言以对。